

一个华裔女赌徒的终极好运

文 / 施萍

纽约法拉盛居民陈静总是执拗地相信她的运气，哪怕手气再不好她也不服输。在刚来美国后的6、7年的日子里，她总是充满希望地开始每一天，幻想着自己去赌场把钱赢回来，可到头来，她输掉了近20万美金。好在，因为她富有善念的一举，幸运之神最终眷顾了她。

2001年的时候，她住在纽约市布碌仑67街820号的一层一个房间里，那只是她暂时的歇脚之地，她出国时带来好几万美元，想买套房子。

她一般早晨8点多出门，门前有一个公园，里面总有几个人在炼气功。在一些无聊的休息日，她还进去去搭讪过。

来到67街上，她先向左拐，然后沿着8大道朝北走。在66街上有一个修车行，她每天路过，都和那个老板打招呼。

“Morning! How are you doing?”那个白人大声回答，笑眯眯地打量着她走过去。

37岁的陈静1米6多的个头儿，身材挺拔。圆圆的脸庞，一双丹凤眼里似乎总带着一丝微温，当她把薄薄的嘴唇习惯性地抵起的时候，更显得有些高傲，似乎她对什么事情都不屑一顾。

这是她过去20来年的职业生涯养成的表情。陈静的父母是广东一个特区城市的高官，出国前，她也在那里的政府实权部门工作，每天面对的都是求她办事的人，让她不摆点谱都不行。

她沿着8大道走到57街，走进一家饼店，买了个葡式蛋挞和一杯奶茶，坐下来吃她的早餐。她摸了摸随身的手袋，那里有2,000多美元。

陈静爱赌的毛病已经有几十年了。八十年代国内没几个人赌的时候，她就和同事出去玩麻将了。就是因为这个，丈夫一个巴掌把她打回娘家，在女儿不大的时候就和她离婚了。

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赌博给她带来的乐趣。到美国之后，一开始，她想好好学英语，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到赌场认了门以后，她就一路赢钱，几个月就赢了一万多，把她的赌瘾又勾了起来。

赢了钱，她和好朋友大吃了一顿，又花800美元给妈妈买了套首饰，然后把钱藏在一个不锈钢的杯子里，告诉自己：“再也不赌了，见好就收。”可过一会儿又想：“赌场的钱这么好挣，还干什么工作？”

恰巧她老去玩儿的那家赌场招巴士售票员，问她干不干，她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工作，不是赌钱。”她自嘲欺人地想。

吃完早饭，陈静走出饼店。不远处就是她的工作场所——赌巴车站。卖了几十张票，上午十点的时候，白色的赌场大巴来了。她带客人们上了车，开往康州金神赌场。

输到只剩2美元

和很多中国赌徒一样，陈静最喜欢玩的就是“百家乐”（Baccarat）。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赌博，就是两个对手，一个“庄家”（banker）对一个“闲家”（player），发牌员发给几张牌之后，看谁的点大谁就赢。

赌巴从布碌仑开了有2个多小时，到了赌场。陈静先用自己的积分卡占领一个赌台的1号桌，然后就领着客人去办手续。接着就回来赌“百家乐”。

陈静先拿出几百块钱换了筹码，几十块几十块地押在“庄家”上面。但是她碰上了“长闲”牌，就是连着几次都是“闲家”赢。

但是她像以往一样，心中一种不服气的劲儿让她“庄家”越输越压，她总不相信自己的运气差，总想着翻盘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她停了几次，终究忍不住又去买筹码了。最后，到下午5点往回返之前，她的2,000块钱全输进去了。她翻了翻口袋，自己的钱已经没了。

除了工作时间她和客人一起赌，就是在她的休息日，她也到外州别的赌场去赌，什么大西洋城、金沙、云顶，她都是常客。休息日她带的钱更多，她非要把输的钱赢回来不可。

到赌场赌钱的人都说，赌场里面有“小鬼”，新手刚赌的时候，“小鬼”们眼生，或者故意让你上钩，所以一般都是赢钱，等它们熟悉你了，你的赌瘾也培养成了，就是你开始输钱的时候了。

有一次，陈静身上带了1万5千美元现金，从10块钱的筹码压起，还是压的“庄家”，可是这回“小鬼”看上了她，竟然让她碰上了特长的“闲”。陈静只感到一种不服输的倔强情绪控制着她，让她愚蠢地使用了赌场上的大忌：双倍投注。

从10美元开始，输了下次是20美元；再输了就下40美元……可是陈静的运气实在是不好，那天她碰到了16个“闲家”赢。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她买的1万5千块筹码全部输光。

就这样，陈静越陷越深，直到她把银行里的钱输得只剩下2美元。就开始借高利贷，没人借给她了，就再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有时情急之下还动用公司的售票款，然后拆东墙补西墙。为了借钱，她谎话连篇，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想从哪里再借来钱去赌场赢回来。到最后朋友都远离她而去，没人敢接她的电话。

一天，国内的老母亲打来电话问她买房子的事，她不敢告诉实情，只能撒谎说：“房价涨得厉害，现在买不起，等降价再买吧。”

她开始了从来没有过过的节衣缩食的生活，减少吃饭，或者在超市等那种一美元一大包的菜。

欲罢不能

到底是什么让赌徒上瘾？有人说金钱的诱惑；有人说“差点就赢”的心理促使；有人说灯红酒绿的环境吸引；有人说肾上腺素和内啡肽的刺激作用。赌客常说，输钱都从赢钱来。所以澳门赌王何鸿燊说：“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

“我感觉那就是一种魔，它控制着你，自己是戒不了的。”多年之后，陈静对友人说。“我也知道不好，就像你问抽烟的人，知不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谁都知道，但是那种‘瘾’上来之后就没有理智了。”

陈静亲眼见过一个年轻的老板，手里掂量着几个黑色的筹码，表情麻木地对她说：“你看我手里，这是一家餐馆的钱。”这个福建小伙子原来是一个老板，卖了自己的餐馆来赌博，就剩下了这么几百块钱。

有一段时间，赌场里经常看到一个台湾人。这个人很阔绰，赌钱的时候身边总是买几个陪玩的美女。一开始这样的美女他身边带3、4个，后来就变成1、2个，最后，就剩下他自己来赌了，再后来，他人就不见了。人们传说，这个人输掉了几百万美元，消失了。

也有一群似乎永不消失的人。一个广东人，赢过6万美元，还不满足，又来赌。这也难怪，谁看见有赌徒见好就收的呢？能那样做也就称不上赌徒了。最后，他在一天之内把6万美元全部输掉了。这个人加入了天天混赌场的“跑车族”。他告诉陈静，已经托人跟大陆的家人说他死在美国了。

在陈静的外债欠到6万多美元的时候，她已经众叛亲离，没人理她了。她开始绝望，想死的心都有了，后来又想，回国去吧，还有爸妈管她。

她最后下了决心，给70岁老母挂了个电话。“妈妈，我不是买不起房子，是我把钱都赌光了，我还欠了大量的外债。”

妈妈毕竟是妈妈，替她还清了所有欠款。最后妈妈劝她说：“你再想赌钱的时候能不能想一下妈妈？”

“好！好！妈妈，我发誓，我身上不带钱，就带10块钱！”陈静嘴上应付着，心里感到无力。她知道，她戒不了。赌瘾上来的时候，她能想起谁啊？想谁又有什么用处啊？

妈妈让她把赌场的工作辞掉，宁可和爸爸一起养她。可是又不敢给她寄钱，怕她都去输掉。陈静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女儿，她也想戒赌，可是戒不掉啊。

最后，陈静想起了宗教，她知道宗教不让人赌。有一天，她走进了八大道的教堂，把希望寄托给里面的神父。可是，人家讲经的时候，她却在里面睡觉，根本听不进去，还是喜欢赌。睡了两天之后，陈静离开教堂，又回到了赌场。她从此对自己戒赌彻底绝望了。

好运降临

就在陈静麻木不仁又生无所恋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八大道上碰到一个叫萍姐的转法轮功学员。萍姐跟她说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和退党大潮，劝她退党。

“我退。”陈静爽快地答应了。她在国内实权部门春风得意的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想当官、往上爬，入党是必经之路。但是共产党是什么东西她心里很清楚。

之后不久的一天，真像法轮功学员说的那样，退了恶党

后幸运之神就降临了。她在赌巴上捡到了一张《大纪元》报纸，上面说了一个故事，一个打麻将的人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戒了麻将瘾。

“要不我还是试试法轮功吧？”陈静心里一动，又想起了66街那个公园。她那时已经搬了家。她想起，前几年她跟他们学过动作，说来神奇，从那时候起她的甲亢症状就消失了。

当时她的想法是，法轮功对人要求高，她怕自己做不到。现在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要不就跟她们早晨起来炼功吧？

陈静早晨到公园里炼功，有时间和萍姐他们一起学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她请了本小本的书，带在身上。不知不觉中，好运向她走来。

心中的感恩

在修炼法轮功以后，陈静成功戒掉了赌瘾，过上了正常的生活。陈静每想到此，心里就充满了感恩：“赌瘾是很难戒掉的，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只有威力无边的大法才让我戒了赌”，“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我今天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金神赌场的大厅有两层门，两层门中间有个过道，里面有长椅供客人休息、等人用。陈静炼了法轮功后，在赌巴的工作之余，就经常坐在那个长椅上看书。

有几次，当她把客人送进去之后，心里也感到有些痒，她就想想书上的话，对自己说：“这是对我的考验。”转身来到大厅外，把书拿出来，在椅子上读一讲《转法轮》。看完书后，回到大厅，看到霓虹灯下、老虎机前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们，她在心底里发出感叹和同情。

在不知不觉中，就像春雨润物，陈静不知哪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怎么一点也不想赌了？想起自己输进去的那二十来万美元，那种一想起来就斗志昂扬“想赢回来”的心，消失得无影无踪。《转法轮》书里讲：“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争不来。”陈静心平气和地想着，输掉的钱，都是以前自己非法所得，不属于自己的。如果真赢了钱，那才让她心里不安呢，因为她现在知道了，“不失者不得”，不是自己的钱弄到手就得用宝贵的德来交换。

陈静感觉，炼法轮功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么难，她只要按照书中教导的去做好人，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起着变化。当她炼功时，她能感到全身有种黑黑的不好的物质离她而去，直到完全消失。打坐的时候，即便是单盘着腿翘得老高的时候，她的身体都轻得往上飘。

自从炼功之后，她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笑，走在大街上，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她直想问他们：“法轮功这么好，你们怎么不炼呢？”

除了偶尔做零工，她把剩下的时间放在做义工上，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有时候，在寒冷的冬天出去做一天活动，她也不感觉冷，不觉累。她经常看着漫天的大雪，心里融融地想：“我一个曾经身陷赌瘾不能自拔的人能够得度，是多么幸运啊！世人啊，睁眼看看吧，佛法就在你们面前啊；等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后，你就会觉得，这世界原来是这么的美好！”

重获亲友信任

法轮功讲“真、善、忍”，陈静自己受益之后，就想把大法告诉别人。她就在去赌场的路上，给乘客们播放《九评共产党》、神韵推广光盘等。家里人和周围亲密的友人都看到了她的变化，那些原来怕她借钱而远离了她的朋友们又回到了她的身边，支持她炼功。

她一个最好的朋友跟她说：“姊姊，我看你炼法轮功之后越来越善良了，这法轮功真好啊，好好炼。”父母也打来电话鼓励她：“你觉得好就炼，我们支持你。”

陈静发现，自从她真正修炼开始，好运就接连不断。女儿换了个好工作；妈妈也给她汇来钱，让她买房。2012年，陈静在法拉盛买了栋三层的楼房。

“其实人人心里有杆秤，国内那么诽谤法轮功，可谁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真正的好人。”陈静对友人说。“我妈妈以前哪里敢给我汇这么多钱买房，不得都让我给输光了？可是现在，她就这么信任我。”

弟弟也给她钱，她怎么推都推不掉。她说，她现在不需要钱了。自从买了房，就把赌场的工作辞掉了，她把房子出租出去，除了缴地租，自己的房租也赚回来了。

三言两语话“寂寞”

文 / 舒醒

都说寂寞是人最大的敌人。寂寞使人在孤独中痛苦，这种痛苦是物质上的痛苦无法比拟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缺失。在《登幽州台歌》中诗人陈子昂这样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表达的就是一种无助的寂寞之苦，而且将渺小的个人置身于宇宙的洪荒当中，那种找不到归宿感的寂寞确实让人难受。

从汉语释义的角度也知道寂寞的含义：寂，不见人声也；寞，无家也。因而孤寂之苦也可以理解为没有知音，找不到人可以诉说。而落寞之苦则是无家可归，四处飘零。生命本身就渴望温暖，人需要群居，因此寂寞对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所以人们就通过很多方式来排解寂寞，例如寻求爱情、组建家庭、各种聚众娱乐、与人交流、寄情于外物等。

但是奇怪的是，纵然当今社会看似发达，有很多排解寂

寞的方式，足以让人达到眼花缭乱的地步，可是很多人还是会在短暂的发泄与放纵之后感到无法回避的寂寞之苦。包括很多成了家的人，虽然有家人围绕，有家事操劳，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寂寞感还是会袭来。于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是有家了吗？不是有很多人的声音了吗？怎么还会感到寂寞呢？是家不够温暖吗？还是周围的人都无法亲近？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原因是，人世间本就是一个迷的社会，人们象演戏一般活在这梦中，虽然被长期的物质生活掩盖了本性，但灵魂中的真我还是依稀记得：想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想要回到自己真正的亲人身边！

回归，是每一个生命来世时的大愿。也只有真正领悟了此生命真谛的人，活着才有明确而真实的目标，才不会觉得空虚，也不会感到寂寞。因为他们坚信，人间走一遭，就是要洗尽身上的尘埃与铅华，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小的肿块，虽然不疼不痒，但因为害怕诊断出癌症，不敢去医院。反正是癌症也治不起。修炼大法后这个肿块也奇迹般地不翼而飞了。

其它很多疾病全部神秘消失了。这就是大法的超常，这就是大法的神奇。修炼十九个年头，我从没吃过一片药，没进过一次医院。我今年七十五岁，现在走路生风，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干家务活根本没有疲乏劳累的感觉，真是无病一身轻，浑身都是劲儿。

回头看看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真是千言万语归于一句话，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在此弟子跪拜师尊救度圣恩。师父的大法能够在世界各地洪扬，因为这是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希望更多有缘人别被江洋民的谎言欺骗，走进大法修炼，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新生，给社会带来更多祥和美好！